

孔德成先生與故宮

張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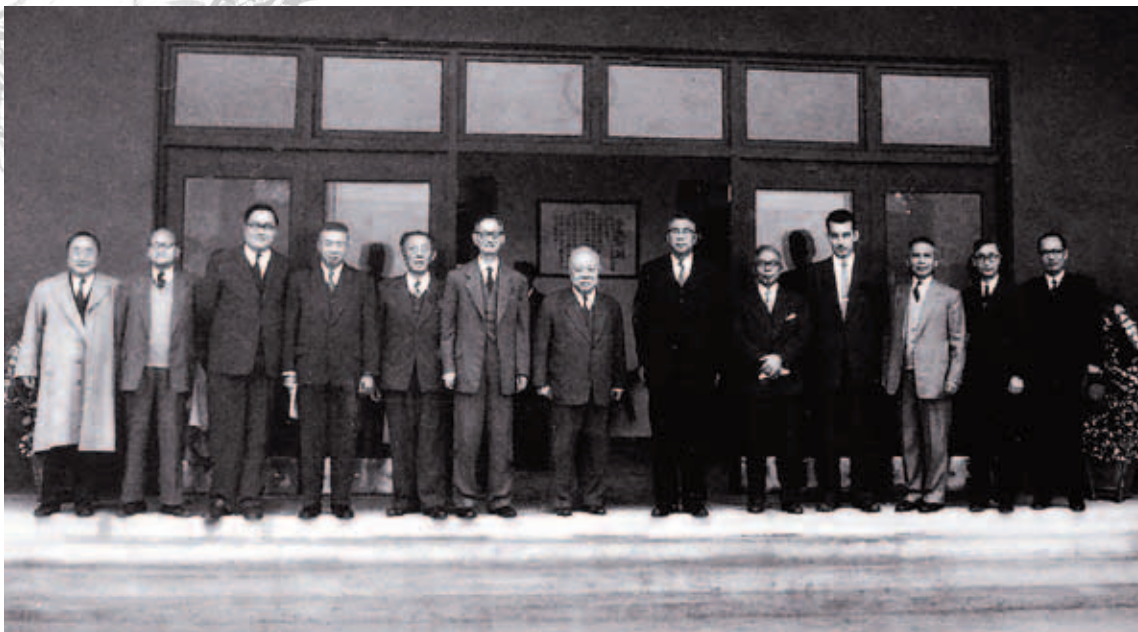
身為孔子第七十七代傳人，孔德成先生一生都在誨人不倦，教授金文、古器物學與三禮，弘揚儒家文化。然而，許多人不知道孔先生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遷臺後的第一位主管，是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任期達半世紀的委員；北宋文同畫的〈墨竹〉、孔府第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夫人于氏繡品〈恭繡御製萬年枝上日初長詩意〉軸、康熙御題〈萬世師表〉橫幅等都是孔府舊物，今典藏於故宮。

當年國府遷臺，故宮文物亦隨政府播遷來臺。因為臺中氣候好，所以在臺中縣霧峰鄉北溝覓地建築庫房，暫存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中央圖書館與中央博物院三個單位的收藏文物。民國四十四年冬成立了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四十六年，霧峰北溝小規模的文物陳列室對外開放，正式展開業務。聯合管理處主任委員由三十多歲正當青壯年的孔德成先生擔任，成為故宮、中央兩院業務的實際負責人。換言之，孔先生等於是文物遷臺後的第一任故宮博物

院院長。孔德成（一九二〇～二〇〇八），字玉汝，號達生，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

聯合管理處最上還有一個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位高權重，隸屬行政院。管理委員會的理事有王世杰、王雲五、胡適、黃少谷、黃季陸、杭立武、朱家驊、張道藩、齊如山、李濟、董作賓、蔣夢麟、羅家倫、陳雪屏、梅貽琦、張厲生、丘念台、陳啓天、黃朝琴、蔣復璁等人，多是年高德劭、黨政學界層級很高的一時重鎮。而葉公超大使和孔德成先生兩位

則是在稍後才進入理事會的。孔先生在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到五十二年四月間，負責院務。此期間他對於書畫、銅器的接觸比較全面。孔先生出身孔府，自幼受到嚴格的國學教育，《詩經》、《左傳》、《尚書》、《三禮》都經名師教誨，根底深厚。他精於篆書和行楷。書法課業也是傳統式的。孔先生既有天分，加上名師指點，從小筆不離手的練字，功力自然深厚，在遍觀故宮典藏的古代名蹟後，復更上層樓。故宮董其昌的書法作品多，孔先生受到濡染，書體沉著



民國46年3月北溝故宮陳列室開幕，中立者為王雲五，右邊第5位是王世杰，左2是蔣復璁，左3是孔先生。 作者提供



孔先生在南京受蔣宋美齡夫人照顧有加，因而產生孺慕之情。87年在故宮接待室，蔣夫人的山水畫作前與師母留影紀念。 作者提供



清 孔憲培妻于氏 恭繡御製萬年枝上日初長詩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露鋒芒，也頗有董其昌的筆意。

古器物中的銅器是家國重器，是古代典禮中的禮器，銅器銘文承載著典謨誥示，與經史相發明。孔先生除了原本在家所習的之外，早年到北平遊學時，也受社會上儒雅好古之風的薰染，常跟著親友長輩們看過私家珍藏，或出入古董列肆，特別是尊古齋。孔先生說他在北平的日子，每日下午都去尊古齋參觀。尊古齋主人黃濬，他買賣、收藏一流的古文物，黃濬本人博學多聞、經驗豐富，是商周銅器的專家，來往的客層都是名流之士，如馬衡、張伯駒、傅增湘等，年輕的孔先生不但日日大飽眼福，而且從黃濬與這般名士的交遊中，心慕手追，得益頗多。對於黃濬，孔先生十分感念。黃有《花隨人聖庵摭憶》一書，八十年代由聯經出版社出版。這是黃濬早年的結集，是有關晚清文壇、政壇一些掌故趣聞、歷史事件內幕等的「筆記」，材料翔實、論述完備。孔先生不但自己看，也推薦給學生們一讀。明末戶部太宰宋公纁曾說過，「古董雖小事卻有分別，看字

畫，經紀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清初康熙皇帝身邊的藝術總監劉件源認為此語誠然。孔先生也肯定這話，若論到黃濬，他實兼具經紀與士夫兩種角色。

孔先生基於古器物反映古代禮法制度，獨好青銅器與玉器。然玉器難，孔先生回憶曾在尊古齋見到一件商代墓葬出土的玉鐲，色新，不似古物。多年前，山西南部曲沃和翼城的交界處，天馬—曲村晉侯墓地遺址中，一座西周晚期墓出土了玉器，其中一隻潔白光素的玉鐲，通體瑩潤，沒有半點沁染，完全看不出歲月的痕跡，和珠寶店出售的首飾沒兩樣。印證孔先生所見商墓所出的玉器，玉器若是找不到雕工與形制上的根據，要考定其年代真偽真是難矣哉！至於瓷器，他保守的士大夫觀念認為是屬於日用器，若說琺瑯器，他甚至認同《格古要論》作者曹昭的觀點，認為是等而下之，不屑一顧。葉公超大使跟他同一調門，對此類器物似乎也是看不起的。

在北溝期間，故宮文物陳列室

批准他辭職的情況下，不惜最後使出苦肉計，當面跪辭，使雪艇先生不得不答應。今日對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公開的王世杰先生日記，在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僅簡單的記載孔達生決定辭職，先請假。

孔先生辭去了主任委員的管理職務，但是後來繼續受聘為理事會、管

理委員會、指導委員會的常務委員。這幾十年，故宮管委會經過多次的改組，王雲五、嚴家淦、謝東閔、李元簇、李遠哲先後出任召集人，而孔先生始終是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是故宮博物院任期最長的「指導委員」，與故宮博物院維持關係最久的委員。

孔先生與故宮的淵源還不止於

辦展覽也吸引很多學者專家如張大千、英國大衛德爵士、日本梅原未治先生、瑞典遠東博物館喜龍仁館長、美國佛瑞爾博物館約翰波普館長等專程來拜觀。當時擔任故宮英文編譯的齊邦媛先生，因為通曉外語，孔先生便賦予她接待貴賓的任務。五十年代大家都節衣縮食過克難日子，齊先生接待外客，總求得體，她於是穿上旗袍，但沒有高跟鞋搭配，臨時向妹妹借來一雙，妹妹腳大，鞋子穿不上跟腳，餐廳宴客，曲終客散，下樓梯時，鞋子就滑脫了，孔先生趕緊去撿鞋子。至今，齊先生回憶當年孔聖人為她撿鞋、穿鞋的陳年往事，還津津樂道。這段故事頗能體現那個物質艱困的年代。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北溝存放文獻的庫房因為一扇玻璃窗的玻璃破了，又逢大雨，雨水漏進文獻庫，發現貯藏在文物箱內的《四庫全書薈要》打濕了幾冊，孔先生以未盡主管之職責而辭職。他向當時主導管理委員會的王世杰堅辭，堅辭到什麼地步？孔先生說是在王雪艇先生一直不

此，據孔先生說，故宮前清藏品裡有孔府的文物，一件是北宋文同畫的《墨竹》，一件是孔府第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夫人于氏繡品《恭繡御製萬年枝上日初長詩意》軸。孔先生說兩樣文物是孔先生的祖母孔令貽夫人進宮賀慈禧太后生日的壽禮，不完全正確。

至於孔憲培夫人于氏的繡品〈恭繡御製萬年枝上日初長詩意〉軸入宮的時間，當如孔先生所說，是光緒

二十年，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時。根據《曲阜孔府檔案資料選編》記載：慈禧皇太后十月十日壽慶，「奉太后懿旨，著老太太、太太進宮演禮」。

受到慈禧太后誇獎，說老太太彭夫人頭髮好，人又穩當，並問起娘家，答曰祖父大學士彭蘊章是咸豐皇帝的大臣。按彭蘊章曾為軍機大臣、工部尚書，彭氏父親為河南修武知縣彭祖芬。而孔府太太就是孔令貽的夫人，出身也高貴，是清代軍機大臣孫毓汶之女，時年二十六歲。慈禧太后還對老太太彭夫人說，「你彭家就出你一個有福之人，與吾一樣，娘家現今敗落。」頗有相惜之情。

慈禧太后並且要他們婆媳在宮裡住下，省得趕早趕晚，十月初三，演祝嘏禮，皇后領班帶頭，老太太、太太隨福晉班，改用漢禮的三跪九叩頭。在宮裡的日子，每天早晚膳後，太后叫彭夫人、孫夫人婆媳站在一旁，侍奉寫字「觀光」，寫完字，聊聊家常。宮裡一共住了十七日，太后頗不捨。這是漢族婦女在宮裡作客居住的唯一事例。兩位一品夫人收受皇太后很多用的、吃的禮物，像翡翠戒子、金鑲寶石戒子、玳瑁鐲子、珊瑚手串等，這都不打緊，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賜他們御筆福壽字、御筆松鶴

錄：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都編完後才入宮。所以畫面上沒有五璽、七璽等的「違章建築」。寶笈三編成書年代晚至嘉慶二十一年，而畫上僅鈐印一方「嘉慶御覽之寶」，準乎此，〈墨竹〉入藏的時間是在嘉慶二十一年之後的嘉慶晚期。

翻閱《曲阜孔府檔案資料

選編》，七十三代衍聖公孔慶鎔（一七八七～一八四一），是在乾隆五十九年襲爵。有一方「九歲朝天子」印，自述其遭遇。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孔慶鎔時年三十二歲又蒙嘉慶帝召見，殷勤問話，並表示山東、河北之間的水旱兩路都難，行宮也破壞了，雖然身為皇子時，曾經隨從乾隆帝到曲阜祭孔，但到底是身分不同；嘉慶帝登基後，一直對赴曲阜祭孔一事有心無力。於是勉勵衍聖公孔慶鎔要詩禮承家，好生承先聖世業，並賞賜甚多。如果說，孔府進文同〈墨竹〉入宮，應該是此時。

至於孔憲培夫人于氏的繡品〈恭

故宮的孔府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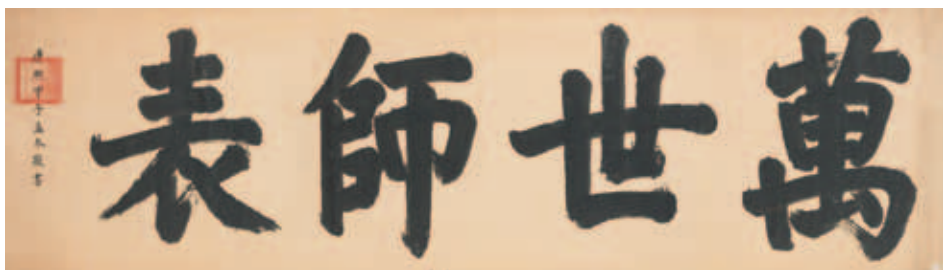
院藏北宋文同畫的〈墨竹〉，倒垂竹，構圖奇偉。枝葉濃淡交錯，俯仰向背，別具姿態，與其他重要的宋畫名蹟一樣，經常出現在強檔的展覽中，當然也包括一九六一年、一九九六年

的兩度赴美巡迴展。不同的是，這張畫軸，畫面相對的乾淨，墨竹沒有文同的名款，但有文同鈐印二，「靜閑畫室」與「文同與可」。詩塘題跋僅有明朝王直（一三七九～一四六二）與陳循（一三八五～一四六二）的兩

則，王直做過英宗正統時的禮部尚書。陳循是永樂時的狀元，景泰時的首輔。其他收藏印記，也只有「嘉慶御覽之寶」和「宣統御覽之寶」兩方而已。這些題跋與璽印說明〈墨竹〉入藏清宮的年代相當遲，遲至清宮書畫著



宋 文同 墨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康熙御筆萬世師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孔德成先生捐贈



孔先生與吳大猷（左2）、鄧淑蘋（左1）、張臨生（右1）合影於故宮近代館。 作者提供



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出自李石曾之手 作者提供

與表率。各個地方孔廟學宮的殿中，正上方高懸康熙御筆〈萬世師表〉匾，都是從康熙這幅墨寶摹製成。從西漢元帝時開始，孔子後裔世襲爵

位奉祀，宋仁宗至和二年，更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願為衍聖公，遂一路延襲，直至民國二十四年春，孔先生請辭衍聖公之號，中央政府把公爵

的爵位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身為孔家第七十七代傳人，孔先生一生都在誨人不倦，弘揚儒家文化。從民國四十四年起，受聘為臺灣

圖、御筆蟠桃圖等，是為榮寵之極。慈禧還對彭夫人說體己話：「令子較吾子（光緒）好。」孔府兩位夫人這趟進京祝壽，一定是帶著壽禮來的，孔憲培夫人于氏的女紅傑作〈恭繡御製萬年枝上日初長詩意〉軸可以說是再合適不過的禮物了。

根據《清實錄》，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衍聖公孔昭煥十六歲的長子孔憲培與于敏中三女兒成婚。當時于敏中（一七一四—一七七九）為協辦大學士。于敏中出身簪纓世家，祖父是山西學政于漢翔。乾隆二年，二十三歲時就中了狀元。于敏中才思敏捷，記憶力強，而且精通滿文，得以在翰林院長期供職，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間，任軍機大臣近二十年，堪稱乾隆時的重臣。而他一生最大的貢獻，當是四庫全書等大部頭書的修書開館，于敏中為正總裁。于敏中也擅長翰墨，故宮收藏中有不少于敏中的作品，例如紫檀多寶格方匣內就有多件于敏中的書法。孔子兩家聯姻，乾隆帝諭曰：「于敏中之妻張氏。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現無正室。

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官員側室授封的此等曠典，是清朝罕見的。「母以女貴」，因成佳話。

孔憲培在二十七歲時襲爵，乾隆四十八年成為第七十二代衍聖公。根據《灤陽錄》，朝鮮人柳得恭的記載，「衍聖公孔憲培，年可三十餘，笑貌，善書，余於圓明園及京城再訪之。…衍聖公乘金頂轎，燕中人呼為聖人。」于敏中的掌上明珠嫁入孔府，堪稱門當戶對，于氏旋即成為一品夫人，她精於繪事與女紅，〈恭繡御製萬年枝上日初長詩意〉軸就是她的代表作。宋代開始出現了觀賞性的繡品，即所謂的「畫繡」。以臨摹花鳥畫為主的繪畫性刺繡作品，多出自閨秀之手。後來一些書畫和刺繡都擅長的女性，把兩者更緊密地結合一體，甚至索性以針代筆。將繪畫和刺繡融為一體，不僅繡花鳥還繡前人的山水名畫，或者自繪自繡。這幅〈詩意〉軸上還摹繡御製七言古詩：

萬年枝上日初長。琪樹託根蘭殿旁。龍蔥佈影玉階蒼。承溫枝愛春曦麗。含潤葉浮曉露濃。疑是再中金烏駐。那如無據紫鸞翔。內臣報覺蓮壺永。宮女量同綵線長。瑞氣氤氳依幹護。和風淡澹拂柯香。非關上苑虛傳號。喜暎東朝實兆祥。謝氏芝蘭寧比數。周家薑似共輝光。延床襲慶歌芭茂。萬歲千秋奉壽康。

落款是：「臣孔憲培之妻于氏恭繡。」繡工精緻無讓。于氏也有文采，著有《就蘭閣遺稿》。

康熙御題〈萬世師表〉橫幅

民國三十八年夏天，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文物也一起遷到臺灣臺中。民國八十七年，政府撤銷奉祀官府的編制，孔先生於是捐贈康熙御筆〈萬世師表〉橫幅與法帖等二十種給本院。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赴山東曲阜致祭先師，進曲阜南門，奎文閣前下輦，由甬道旁走到大成殿，行三跪九叩首禮。特書萬世師表四字卷軸，懸額殿中，以垂示將來。萬世師表意謂孔子乃萬世世人的老師



新彝 嘉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用大筆寫下了「故宮博物院」五個氣勢磅礴的大字。李石曾先生寫「故宮博物院」用的斗筆，據孔先生所知是花五百大洋向日本訂製的。

還有關於〈毛公鼎〉的故事，也是聽孔先生說的。道光年間陝西岐山出土了〈毛公鼎〉，咸豐二年，翰林院編修陳介祺從西安古董商蘇億年手中買到。陳常去蘇億年處走動，見毛公鼎放在桌下，於是偷偷伸手摸索，曉得銘文字數很多，就在裝佯不經意的情況下買走。陳介祺獲至寶，放在臥室床頭櫃內，鮮為人知。吳大澂是姻戚，又是旗鼓相當的同好，兩人夜晚鎖上門研究，並一共摹揚了十份銘文，都是一行一行的條形摹揚，而非整片的揚，陳介祺過世後，子孫才延人揚出整篇的銘文，再蓋上印，但就不算是初始原揚了。陳介祺的老家——山東濰縣的官宦人家，當時風氣，遇有喪事必大擺排場，出殯時一定要供一件古物寶器，以示隆重，自家沒有古器，就會設法商借。因此，濰縣的富戶人家，常向陳介祺開口，大事辦完就還。陳氏的至親風聞有〈毛公鼎〉這件寶貝，於是指名道姓要借〈毛公鼎〉。陳介祺當然捨不得，也不願壞了親友間的感情，便仿鑄了兩件分身，專門用來借人祭祀，於是坊

間就產生真假毛公鼎的說法。再如〈嘉量〉，孔先生很重視歷代的度量衡制度，而〈嘉量〉在度量衡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度量衡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因為它是檢測一切有形物品的標準。今日存世而且完整的〈嘉量〉，惟本院所藏者是。王國維認為此器是曠世瑰寶。〈嘉量〉一共是五個量，連備一體，近人王國維、勵乃驥、馬衡、劉復諸學者都曾對〈嘉量〉作過研究。孔先生卻一直希望作一次科學測量，民國六十七年底，在孔先生指導下，根據《漢書·律曆志》，遂以小米為介質作測量。央請臺灣省度量衡檢定所的萬龍山先生協助，用他們精密的儀器，將〈嘉量〉再作檢校。結果顯示，合、升、斗、斛的量值非常接近十進位，合、升、斗、斛的總銘，而器斛上的總銘八十一字，詰屈艱澀，很難翻譯，孔先生也為展覽捉刀語譯銘文。

孔先生辭世已五年，拉雜記下孔先生曾提到的孔府與故宮的關係的一鱗半爪，以為紀念。

作者為臺北博物館館長



大學中國文學系及考古人類學系兼任教授，超過半世紀。故宮同事陳芳妹、楊美莉和我等都是困而學之，前後到臺大文學院研究室聆聽金文、古器物學與《三禮》多年，我們報上姓名，孔先生就讓我們入座，他樂於教導後生，也樂意為故宮培育人才。在任考試院長一職之前，孔先生都是搭公共汽車上下課。孔先生上課的授課規畫，是把重點全放在前面的頭重腳輕式，第一章詳細的講，註解也不放過，讓學生打好基礎，下面的章節處就可以舉一反三了。孔先生說這

是仿自史學家陳寅恪的寫作方式。而陳寅恪又是從唐人的譯經方式而來。下課後，孔先生又每每請學生們一起去用餐，教我們一些儀節，講一些掌故軼事，俾增廣我們的見聞。例如說，民國十四年成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神武門外，門洞上嵌著李石曾先生手書顏體大字「故宮博物院」匾額。當時題字是真槍實彈，亮出真功夫，沒有製版放大這檔事。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在故宮文書科內，將黏連丈餘的毛邊紙鋪地，善榜書的李石曾



西周晚期 毛公鼎及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